

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台海政策走向

王 玮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实施对华竞争战略。台湾因其地缘战略价值、信号传递价值和社会心理价值，成为美国“以台制华”的重要抓手。美台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动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重大风险点。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取得全胜，形成“府会一致”的执政格局，特朗普强势回归美国政坛。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团队强烈要求台湾大幅提高军费、逼迫台湾承担更大“安全”责任。如果民进党当局响应美方需求，无限度提高军费开支，只会掏空台湾、加剧两岸对抗风险。

〔关键词〕美国大选 战略竞争 台海局势 “以台制华”

〔作者介绍〕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全面调整，“大国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以台制华”成为美国牵制和延缓中国崛起的便利选择。2016 年以来本就龃龉不断的两岸关系，因为外部因素而愈发紧张，往昔罕见的挑战层出不穷。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换届选举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已经蒙上阴影。^{〔1〕}那么，刚落下帷幕的 2024 年美国大选，又会对台海局势产生何种复杂影响？对这一问题，本文拟从美国对外政策变迁角度加以考察。下文首先考察 2016 年以来中美互动结构的根本变化，随后考察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台

湾价值”的发现与挖掘，之后评述 2024 年美国大选折射出的两党对台政策偏好，在此基础上分析特朗普新政府的对台政策走向。

一、中美互动结构的根本变化

过去八年，中美互动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国放弃传统的“接触政策”，转而开启同中国的战略竞争。^{〔2〕}美国对华政策转变是其对外政策取向系统性调整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历史性转变中，特朗普固然出演了一个主角，但是，这场转变有更为复杂的体系根源，并非个人因素就能

〔1〕 钟厚涛：《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统一战线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22-134 页。

〔2〕 关于近期美国国内对“接触政策”的反思性讨论，参阅 Anne F. Thurston ed., *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解释。只有全面了解美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宏观进程,才能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对前任几任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1〕}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替代政策会得到全面响应,并且在其去任之后仍然被政治对手继承下来。

从对外政策思想演变的角度看,美国以自由国际主义理念为内核的传统政策共识,近年来在各领域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排斥。从“茶党运动”到特朗普崛起,美国政治有一个渐进的保守化过程,美国政治保守主义日益具备民粹化的主要特征。^{〔2〕}美国政治的保守化,是其外交政策调整的深层原因。中国作为“平级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首当其冲受到美国保守主义反弹的全方位影响。因此,观察美国对华政策转向,须将其置于美国保守主义主导的话语环境中,置于更广阔的冷战后国际秩序变迁背景下。

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体系中出现了所谓“单极时刻”。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占据全面主导地位。美国能够对付任何针对它的联盟,因而在国际政治中享有特殊“优势地位”。^{〔3〕}此时,美国对自身地位有迷之自信,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取得话语权。美国按照自由国际主义蓝图组织冷战后的世界,对俄罗斯、中国等传统对手采取“接触”行动。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不仅彰显美国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自由、开放”属性,也能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美国国内逐渐形成共识,

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巩固世界领袖地位,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防止任何潜在挑战者,同时大力向外推行民主。“美国官员试图说服德国和日本满足于有限大国地位(partial great powers),并希望将俄罗斯和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以此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4〕}当时美国上下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认为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在冷战对抗中证明了自身活力,曾经对手会自觉自愿地走上“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道路。在自由主义滥觞背景下,美国政府接受了“接触促改变”的政策主张,期待曾经对手完成内部转型。

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国际关系进入追求合作的繁荣时代,大范围、深层次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美国注重发展知识经济,推动资本输出,传统制造业加速对外转移。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对美国资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国集聚,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自由主义的观点看,美国作为买家可以从进口低价商品中获利,中国作为卖家可以从出口中获益,双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并得到广泛接受,直到美国民粹主义抬头改变了这一切。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国内对华认知日益趋于负面化。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国内开始激

〔1〕 相关内容参阅 Donald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最后检索日期:2024年9月27日。

〔2〕 关于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当代发展,参阅陶文钊:《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3〕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4, 1993, pp. 5-51.

〔4〕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1997, p. 57.

烈反思对华政策。^{〔1〕}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异军突起,唱响了“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口号,把矛头指向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理念。在特朗普看来,前几任政府让美国迷失了自我,让美国变得“不再伟大”。在国际事务中,奥巴马政府痴迷于“全球领导地位”,却忽视民众的真实利益。特朗普试图纠正前任的错误理念,并让美国在正确理念引导下“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特朗普上台后,把“美国优先论”的主张付诸实施,推出以“战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对华政策。

随着旧政策的质疑者成为政策制定者,中国被贴上“大国竞争者”“对手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等政治标签。从此,中美关系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趋势。所谓“华盛顿圈子”每天都在重复着“对华强硬”的陈词滥调。“问责中国”的民粹主义情绪助长了媒体的政治偏见,公众舆论对华日益不友好。这反过来刺激美国政客采取各种哗众取宠的投机行动。在这一背景下,台湾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压的重要砝码,开始显示出它本来就不该有的分量。

二、大国竞争凸显“台湾价值”

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台湾具有多重价值,首先是地缘战略价值,其次是信号传递(signaling)价值,再次是社会情感价值。在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并以互利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接触时代,美国虽也讲求“以台制华”,但出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考虑,始终是有所顾忌的,寻求在两岸之间维持平

衡。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竞争思维开始主导美国战略选择,“大国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随之而来的是,台湾的工具价值开始显现,并受到美方加倍重视。

关于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美国在近代以来就形成了系统连贯的认识。自从佩里舰队以武力叩开日本国门,台湾即因其地理位置而进入美国海军视线。之后,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等涉外群体不断鼓动政府占领台湾。该建议虽未被采纳,却在不少美国人心中留下“丧失台湾”的遗憾。^{〔2〕}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太平洋扩张时期,它对拥有海上中转站有着热切的期盼。^{〔3〕}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势力全面进入太平洋。此时,台湾处在日本窃据下,已然成为拱卫日本的海上堡垒。“台湾形势锁钥,既见窃于日本,则成其南大门。美日在新得之地隔海相望,两国相忌格局遂成。”^{〔4〕}之后,台湾成为日本南下的跳板,对美国的地区利益构成全面威胁。

二战后,美国战略界形成了不让台湾再度“落入不友好国家之手”的看法。在军方地位尊崇的麦克阿瑟声称,“基于台湾的地位、位置及基地潜能,若台湾掌握于不友好国家手中,可抵消美国前线的战略重要地位。台湾握于不友好国家之手,有如一艘不能击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不仅可遂行攻击战略,也可反制琉球、菲律宾友军的攻击。对于那些主张在亚洲采取姑息及失败主义的人而言,他们认为若美国防卫台湾,就会使亚洲大陆疏离。没有比这种陈旧论调更为

〔1〕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

〔2〕 Thomas R. Cox, “Harbingers of Change: American Merchants and the Formosa Annexation Schem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No. 40, Jan 1, 1973, pp. 163-184.

〔3〕 Walter Robb, “America’s Forfeiture of Far Eastern Land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 16, 1926.

〔4〕 《美日相忌论》,《申报》,1899年2月20日。

谬误。”^{〔1〕} 麦克阿瑟的这一观点在美国军方得到全面认可。

美国军方主导的台湾叙事一经确立，就步入了自我强化的轨道。正如大卫·哈维所说，“一种概念装置被牢固确立在常识当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2〕} 既然台湾的战略价值高，那就必须加强其防御。而台湾不断被强化的防御能力，反过来又证明了它对抗“赤色威胁”的价值。这正是美国不断增强台湾防御、欲将其打造成对抗中国的前哨阵地的根本原因。直至今日，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依然影响甚至主导着美国对台决策。

除了地缘战略价值，台湾还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传递信号”的工具。通过“支持台湾”尤其是支持台湾“民主力量”，美国希望向追随者传递至少四种明确的政治信号。第一，美国对追随者的安全负有责任，即便在代价高昂的地方，也不会对它认定的“正义原则”作出妥协。第二，美国是讲战略信誉的，对非盟友伙伴的“安全承诺”都如此坚定，那么，正式盟友对美国的“安全承诺”就更不必有顾虑。第三，美国是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既然敢于在攸关中方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不断发难，就足以表明美国对自身的相对实力有十足信心。第四，美国“坚定支持民主”，是“让民主世界更安全”理念的维护者，会在“民主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挺身

而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频繁炒作“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等奇谈怪论。

以上所述地缘政治价值和信号传递价值，总的来说都是“战略算计”（strategic calculation）的产物，属于“理智”的范畴。除此之外，台湾对美国来讲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但因其隐秘性而经常被忽视。美国以当代罗马自居，对“罗马之后的暗黑时代”有不断自我暗示的隐忧，有强烈的动机克服西方内部关于“主宰世界多久”的自我怀疑。^{〔3〕} 台湾这块土地见证过欧洲“白人文明”被亚洲“黄种人”驱逐。荷兰丢掉台湾据点后，欧洲为之震动。“不仅荷兰，也有其他欧洲国家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光复台湾。”^{〔4〕} 此即历史研究者所说“西方在荷兰人‘失去’台岛后依然长期存在的‘福摩萨情结’”。^{〔5〕} 美国亦受这种“情感”的影响。^{〔6〕}

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眼中，台湾这个“美丽岛”先丧于郑氏集团，之后归入清朝版图，再后成为日本殖民地。二战结束后，台湾光复，在法理上重回中国版图。至此，“白人文明”再也没有实现前述企图的机会。冷战期间，美国曾提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各种割裂两岸的“方案”，但遭到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7〕} 然而，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在美国仍然有很大市场，社会潜意识并不接受西方永久失去台湾。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看来，美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放任两岸统一就

〔1〕 林正义：《韩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台北《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第85页；Chifang Lo, Wenching Lin,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1949-2004),” 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2011年第120期，第54-55页。

〔2〕 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 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4〕 蔡佩臻：《谈西方人眼中的郑成功形象》，台北《世新大学人文社科学报》2015年第16期，第126-126页。

〔5〕 吴义雄：《“福摩萨情结”与台湾形象建构》，《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52-66页。

〔6〕 Walter Robb, “America’s Forfeiture of Far Eastern Land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Oct 16, 1926.

〔7〕 林正义：《台海两岸关系的美国因素》，台北《美国研究》1988年第2期，第1-33页。

意味着坐视西方的没落。从此之后，大航海时代以来确立的“种族等级结构”（racial hierarchy^{〔1〕}）将不复存在，西方影响会不可逆转地淡出亚洲。这是他们不愿明言的隐疾。

概言之，由于台湾在战略、战术和心理等层面具有的多重价值，美国总是在不断榨取台湾价值，即使在“对华接触”的时代也不例外。正如岛内学者王高成所说，“台湾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中央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与美国具有相同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尤其是台湾与大陆有特殊的政治分歧关系，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可以制衡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2〕}当然，在“对华接触”的时代，美国因顾及中美关系大局而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有时还会对岛内出格的政治动作做出约束式反应。

然而，2016年以来，“大国竞争”逐渐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路线。美国两党均推动以“大国竞争”为主轴的对华政策，“遏制中国”已成为跨党派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台湾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便利手段。此后，美国国内不断有人主张提升美台关系层次，极端反华势力妄图通过立法行动，把台湾重新纳入美国联盟体系当中。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政府和国会同频共振，不断在台湾问题上试探和挑衅中国。继任的拜登政府虽在言辞上有所缓和，但在行动上从未收敛，保持对台军售，支持岛内“台独”势力，推动美台关系官方化，维护台湾“外交空间”。期间，还发生了美国众议长“窜台”的恶性事件，两岸关系被推到兵凶战危的困难境地。更为不幸的是，由于台湾长

期以来被美国赋予了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其战略价值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三、美国大选折射的两党对台政策偏好

美国大选历来是联邦政府据以调整内外政策的机会。即便选举的结果是在任者连任，其也会根据国内外形势、执政者联盟和社会民意变化，检讨先前政策并作相应的调整。2024年美国大选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任总统拜登因健康原因宣布退出竞选，转而由副总统哈里斯与特朗普进行对决。拜登失去连任机会后，其内外政策自然面临调整。毕竟，人事变化会带来政策理念、焦点和模式的变化，带来政策环境、目标和手段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会对政策调整的空间、范围和幅度产生影响，连带对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产生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对华政策一直是美国大选中两党争执的重要议题，更是在野党攻击执政党“软弱”的热门话题。以往，美国出于通盘的利益考虑，不会越出中美关系的基准线。因此，大选过程中攻击中国的言辞虽然激烈，但是，大选过后还是会回归现实。正如岛内学者李本京指出，“每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绝对是中美关系的一大考验，不过经常是事过后，就风平浪静，不是绝症。这是因为每遇大选，不拘谁是在野党之总统候选人均会扮成上帝的使者，大力抨击北京。每一个美国人应有严厉对付北京才是王道的想法。然而一旦这位在野人士当了总统，其政策势必要满足现实上的条件，在国务院的导引下，再一度

〔1〕 It had been long held in policy circle that “Asians are not only foreign, but also inferior”. See,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 596.

〔2〕 王高成：《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与防卫理念》，李本京主编：《美国政治与两岸政策》，台北博扬文化2015年版，第161页。

将前朝之北京政策拿来已用，顶多做一点修改而已。”〔1〕

然而，随着美国终止“对华接触”，上述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2020年美国大选后，拜登政府延续前任对华政策，持续推动全面竞争，联合盟伴孤立中国。2024年美国大选中，两党的对华主张已不再是政治广告，而有了明确的政策宣示含义。从各自的竞选纲领来看，美国两党对维护美国地位有共同诉求，对打击中国有普遍共识。两党对“竞赢中国”的长期目标已经毫无二致。〔2〕

2024年8月，哈里斯代表民主党参选后，两党选情一度胶着。哈里斯在全国民调方面保持领先，但是，她在“战场州”并不占优。由于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大选进程扑朔迷离，孕育着各种不确定性。在人工智能加持下，两党都在精准动员，并根据实时选情动态调整竞选策略。直到10月中下旬，国内外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两党在战场州的差距非常小，选举结果可能出现“平局”的特殊情况。11月初，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最终胜出，而共和党也拿下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形成少有的“三连胜”格局（trifecta）。

在本次大选中，特朗普不仅赢得了选举人票（electoral vote），也赢得了普选票（popular vote），并且领先竞争对手多达260余万票。近乎“一边倒”的选举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执政现状的不满和对哈里斯执政的超低预期。从选举结果看，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大获成功，这反过来赋予胜利者采取行动的合法性。至少在下次国会选举前，共和党将在参

众两院占据优势，这为特朗普大刀阔斧施政提供了极大便利。简言之，新一任政府会在“府会一致”条件下执政，这是当前美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可以预期，在气势如虹的胜选背景下，在政治盟友催促下，特朗普新政府会从快、从重落实竞选承诺，推行加强版的“美国优先”政策。

就对华政策而言，特朗普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始作俑者，其领衔的新一任政府不出意外会延续乃至强化过去八年来的强硬路线。具体到台湾问题上，美国两党的政策立场在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同时各有侧重。一方面，美国两党都在操弄“以台制华”政治伎俩；另一方面，民主党方面强调“撑民主”，共和党方面则突出“保安全”。随着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撑民主”的口号越来越难以调动民众情绪。美国国内对援助乌克兰充满异议，国会保守议员对增加援助持严重保留态度就是明证。不过，面对中国这个“步步紧逼的竞争对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大国竞争”“海权竞赛”“权力转移”“修昔底德陷阱”等语境下，“保安全”口号更具政治动员效果。

当前，美国右翼保守派视台湾为“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和不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对利用台湾遏制中国海洋崛起寄予厚望。尤其是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在亚洲大陆上对中国构成的地缘政治压力锐减。随着中俄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印边界争端缓和，美国很难奢望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会对中国产生重大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若无法在海洋方向加大施压力度，就不足以维持对中国的地缘政治

〔1〕 李本京：《华府、北京：永远纠缠的交往与对立》，李本京主编：《美国政治与两岸政策》，台北博扬文化2015年版，第176-177页。

〔2〕 关于2024年美国两党竞选纲领，参阅：<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app-categories/elections-and-transitions/party-platforms>，最后检索日期：2024年10月8日。

压力，也就谈不上“塑造中国的国际环境”。为了维持权力平衡和地区均势，美国必须“有所作为”。

故而，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持续推动“以海制华”地缘政治战略。在东海地区，美日同盟的军事动作日益频繁，且有强化态势。在南海地区，美国怂恿菲律宾与中国对峙，借机造势并推进“堤丰”（Typhon）导弹系统在吕宋岛以北的部署。台湾作为“第一岛链”中央突出部，自然也被卷入这一场地缘政治风暴当中。在台湾海峡，美国拉拢北约盟友航行通过，表达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的“愿望”。美国以台湾问题为抓手，从海洋方向对华施压的图谋昭然若揭。

在竞选期间，哈里斯并未就台湾问题做过偏离拜登政府的表态。有人说，这是因为哈里斯的国安团队熟谙欧亚事务，而在处理亚太事务方面相对缺乏经验。^{〔1〕} 各界预期，哈里斯在亚太政策方面倾向于遵循拜登制定的路线，既强化对华竞争但同时管理竞争，使之不致演变成冲突对抗。就对台政策而言，民主党方面与美国长期立场保持一致，对台湾方面有“支持”，但也有约束。拜登任内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四不一无意”原则，与“台独”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哈里斯作为副总统，有遵循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原则的政治义务和伦理责任。

与之相反，特朗普竞选团队及其政治盟友持更强硬的对华主张。2022年“气球事件”发生后，右翼保守派纷纷指责拜登政府“软弱”。福克斯电视台的评论，充满耸人听闻的战争言论，右翼保守派的涉华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随着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即将成为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对华安全认

知有可能更趋负面甚至极端化。经验表明，美国右翼保守派只要有机会，就会不遗余力推进对华“新冷战”。随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美国右翼保守派也再次赢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特朗普新政府拉抬对华竞争烈度的风险陡增，对台湾的“使命召唤”也越来越清晰。

四、特朗普新政府的涉台优先事项

2024年注定会成为一个多事之秋。随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拜登任内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进程可能中断。台湾问题等突出矛盾也面临进一步激化的风险。众所周知，民进党方面在年初赢得地区领导人选举后，已经显示出推行“务实台独”路线的势头。民进党当局在铺陈“新两国论”的同时，妄图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2〕} 这还是在在美国大选期间，台湾方面不敢采取出格动作。历史上台湾曾在美国大选中站错队，有过事后备受冷落的经历，从此不敢轻易在美国两党之间押宝。今年美国大选期间，台湾当局一直在踌躇中等待结果。

11月初，特朗普带领共和党历史性地复制了“克利夫兰奇迹”。2025年1月20日，他将正式就任第60届美国总统。日前，白宫已经举行在任总统与候任总统的见面会，双方围绕权力交接事宜进行了对话。与此同时，特朗普团队正紧锣密鼓地组建新一任政府。从目前初步确定的人选看，特朗普的用人偏好是有迹可循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用“MAGA党”，把“美国优先”作为首要治国方针。二是重视行动派，启用共和党政治新星。三是突出“反建制”（anti-

〔1〕 “Team Kamala: the people behind Harris’s White House run,” <https://www.ft.com/content/1265160a-dee0-4974-ba5c-c44e8aea26d4>, 最后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7日。

〔2〕 高进：《台湾各界痛批赖清德“5·20”谈话》，《两岸关系》2024年第6期，第9-10页。

establishment) 特点,在官僚体系之外寻找可信之人,并委以重任。四是信任极端保守派,尤其是在财经领域重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五是蔑视传媒叙事,对拟定人选的负面传闻置之不理。

鉴于共和党占据国会多数席位,且它自身已经有了“特朗普化”(Trumpification)属性,各界普遍预计特朗普的重要人事任命不会受到过多阻拦。事实上,共和党重要人物最近都纷纷表态,支持特朗普圈定的人选,这也为极端反华派进入政府开启了方便之门。另外,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美国两党议员业已形成“政治正确”的默契共识。预计,特朗普新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不仅不会受制于当前美国盛行的“否决政治”(Vetocracy),甚至还需面对国会强硬派的“赋能”与“催促”。^{〔1〕}可以说,白宫和国会同频共振的态势会进一步加剧。

至此,特朗普本人的态度就变得极为关键。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就显示了对中国强硬的姿态。他公开宣布如果当选会整体性提高关税,使之达到10%-20%的平均水平。对中国产品,则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征,适用最高60%的税率。^{〔2〕}这一税率将直追19世纪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时期的关税水平,可谓“倒拨时钟一百年”。即便部分实施这一计划,也足以对双边贸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更为致命的是,美国右翼保守派不只想让中国经济受到伤害,他们还企图在地缘政治上全面压制

中国。美国右翼保守派希望台湾成为“新冷战”的桥头堡,也希望台湾在牵制大陆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在当前美国的民粹氛围下,特朗普极有可能接受右翼保守派的政策主张。

因此,两岸关系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就在于,主张对华“新冷战”的美国右翼保守派和追求“务实台独”的岛内冒险派,出于各取所需的政治默契,形成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出于便利的婚姻”。一方面,美国右翼保守派携胜选之势,把“问责中国”的各项主张设定为谈判条件,企图以此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与妥协,从而满足其国内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岛内“台独”势力受到极大“鼓舞”,更肆无忌惮地冲击“一中”框架,挑战大陆对台政策底线。共和党政府与军工利益集团关系本来就密切,在台湾留下更加“友台”的政治印象。随着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美国右翼保守派将更加得势,极端反华派会占据政府重要职位。在此情形下,美国可能加速实施“对华新冷战”,全面提升“以台制华”操作空间。

目前来看,提升台湾防御能力,要求台湾增加防务支出就是一个紧迫议题。大选期间,特朗普的国安团队多次公开喊话,要求台湾将防务预算比例提高到GDP的5%。特朗普本人在电视专访中则放话,如果他入主白宫,会让台湾把防务预算比例提高到GDP的10%。^{〔3〕}2024年10月,台湾公布了2025年度预算。其中,防务总预算列编6470亿新台币,占岁出比例为20.6%,占GDP

〔1〕 美国历史上就曾有国会催促总统抓住机会以赢得大国竞争的先例。克利夫兰政府时期,美国国会战争情绪高涨。克利夫兰表示即使国会向西班牙宣战,他也不会进行军事调度。国会只好等到麦金莱继任后,才有了行使宣战权的机会,遂有了后来美西战争的爆发。Kenneth B. Moss, *Undeclared War and the Future of U. 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p. 65.

〔2〕 Katie Lobosco and Annette Choi, “3 charts that help explain how Trump’s tariffs would work”, CNN Politics, December 9,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10/13/politics/donald-trump-tariffs/index.html>, 最后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7日。

〔3〕 Brian Hioe, “Trump Comments on Taiwan’s Military Budget Add to Uncertainty of Possible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https://newbloomag.net/2024/10/05/trump-budget-comments/>, 最后检索日期:2024年11月27日。

比例约为 2.45%。^{〔1〕}虽然这已经是 20 年来的新高，但显然不能满足美国右翼保守派的期待。台湾要让防务预算达到 GDP 占比的 5%，需要让防务预算翻上一番；而要达到 10% 的要求，则需要再翻一番。可想而知，增加防务支出会对台湾民生福祉产生多大的挤出效应。

追溯过往，台湾上一次大幅提高防务开支，还是在 1975 年美国撤出越南之后。当时，西贡陷落让台湾当局深感不安，也对美国背弃盟友倍感沮丧。随后，台湾军事开支逐年增加，并在 1979 年飙升至 GDP 的 7.58%。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两岸关系逐步融冰，台湾军事支出逐年下降。1991 年后低于 GDP 的 5%，而 1999 年后开始进入 2% 时代，并且一度低至 1.7%。^{〔2〕}两岸经过多少磨难，才有了和平稳定的局面，才形成融合发展的愿景。而今，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不断播撒“反共仇中”的对抗思想，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稳定。

广大台湾民众应该看到，“台独”势力在美国别有用心“友台”力量支持下，操弄危如累卵的政治游戏，从根本上说是与台湾社会的民生福祉相悖的。如果台湾当局迫于美国压力，大幅提高军事开支，恐怕只会招来大陆更大力度的军事反制，让台湾变得更不安全，让台海地区形势更加不稳定。如果民进党当局期盼在中美竞争格局中博取机会，推动“务实台独”取得哪怕一丁点进展，恐怕也只会掏空台湾经济，只会加剧两岸同室操戈的风险。

台湾民众应该认识到，台湾只是美国用来“对抗中国”的筹码，美国不允许台湾方面反客为主，更不会让“美国优先”的利益原则因台湾而受到损害。诚然，美国看重台湾的地缘政治价值，企图将台湾打造成其推进印太战略目标的前沿阵地。但是，在俄乌冲突延宕和中东地区形势紧张的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不愿看到也无力应对台湾局势升温带来的冲击。况且，亚太地区军事平衡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美国所谓“第一岛链”日益从“战略资产”变成“战略负担”。在不断变化的形势面前，台湾民众不应过高估计本岛对美国的价值。随着 2024 年两大选举相继落幕，台湾民众应该淡化选举过程中人为加剧的意识形态氛围，对自身前途命运有更理性的长远思考。

结 语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曾指出，“中国人民中间翻天覆地的变动，中国社会的质的变化，在美国是无人知道的。与此同时，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残敌的紧密关系，助长了我们对它的敌意”。^{〔3〕}今天，美国极端反华势力与岛内台独分子的密切联系，再次助长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也给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以史为鉴，两岸及美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这种绑架所有人前途和命运的危险行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两岸民众更期盼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大陆而言，追求和平、稳定与繁荣始终是争取台湾民心的最佳手段，而硬实力始终是对任何“麻烦制造者”的最好回应。

（责任编辑：何柳）

〔1〕 香港中评社：《台明年总预算逾 3 兆 防务支出 4674 亿第 4》，<https://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docid=160041159>，最后检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6 日。

〔2〕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milex.sipri.org/sipri，最后检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27 日。

〔3〕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6 页。

Adjustment of U. S. China Policy and Its Taiwan Strait Policy Direction

Wang We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 S. has abandoned the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 China, Shifting to a competitive strategy toward China instead. Because of geopolitical strategic value, signal transmission value, and socio-psychological value, the Taiwan reg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loit Taiwan to Contain Chin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Taiwan region in military security has become a major risk for cross-Straits relations. In the 2024 U. S. election, Trump made a powerful return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phere,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won both the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s handily, creating a “unified government” governance pattern.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Trump’s team strongly urged the Taiwan region to substantially increase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forced it to shoulder greater “security” responsibilities. If the DPP’s authorities respond to the U. S. and increase its military expenditure without limit, the Taiwan region will only be hollowed out, and the risk of struggles across the Strait will only be heightened.

Keywords: The 2024 U. S. Electi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Situation Across the Strait, “Exploit Taiwan to Contain China”

Author: Wang Wei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Deputy Director, Research Fellow of the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Office at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上接第 39 页)

Taiwan relationship faces new variables and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Trump’s transactional approach, the composition of Trump’s team, and the Lai Ching-te authorities’ impulse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However, no matter how the U. S. and the Taiwan region collude in the future, the U. S. must abide by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his red line of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not be challenged. Ultimately, the Lai Ching-te authorities are merely pawn in the hands of the U. S., and soliciting the U. S.’s support to push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s doomed to failure.

**Keywords:** Lai Ching-te, The U. S.-Taiwan Relations, “Doubting Lai”, “Doubting the U. S.”, Trump, Taiwan Strait Policy

**Author:** Hu Y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